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  
第三十五回 來夢兒車態怡君 裴玄真宮人私侍

詩曰：謾道車為態，休言肉作床。  
縱然來好夢，也不及黃梁梁。

又云：  
世已歸新主，君猶認舊臣。  
不須三歎息，天道善人親。

話說煬帝正調戲羅羅，忽被蕭後撞來問道：「陛下，在此何干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朕因御妻睡熟無事，偶閒步至此。忽遇羅羅，朕無心戲她兩句。她遂認以為真。千推萬阻，慌得顏面俱紅，殊可笑也！」蕭後道：「陛下自幼愛她，難道無心；她既得逢君，為何推阻？」煬帝道：「不瞞御妻，實是如此。」蕭後將羅羅一看，只見臉上紅一會，白一會，甚是羞慚，心下愈覺不信。便嗔說道：「妾又不管，便實說何妨？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若不信，幸有詩為證。」遂將寫與羅羅的詩句遞與蕭後。蕭後接了一看，見後有「不留儂任意如何」之句，心下方才釋然歡喜。回對羅羅說道：「不意你倒這等有規矩。」羅羅道：「賤婢下人，焉敢亂娘娘宮闈雅化？」蕭後道：「非此詩，則爾之心跡何由得明？」煬帝笑道：「羅羅心跡既明，則朕之心跡亦明矣。」蕭後笑道：「陛下的心跡明倒明瞭，只是有些不尊重。」煬帝道：「朕若尊重，便不顯羅羅的好處了。」大家正說笑間，忽一個太監慌忙報導：「西京代王差一近侍，有緊急表文奏上。」煬帝隨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留守西京代王臣姪侑，稽首頓首奉表於皇帝陛下：自聖駕南遷，忽有景城人劉武周殺馬邑太守王仁恭，得眾萬餘，襲破樓煩郡，進據汾陽宮，十分強盛。前又擄略宮女，賂結突厥；突厥得利，遂立武周為定楊可汗，兵威益震。近又攻陷定襄等郡，自稱皇帝，改元天興。又與上谷賊宋金剛、歷山賊魏刁兒連和一處，甚是強橫。目今又斬雁門郡丞陳孝意，竊據離宮，大有雄吞天下之心。姪侑懦弱，又無精兵良將，西京萬不能守，屢疏求救，未蒙天鑒。今亡在旦夕，特遣宦臣面叩天顏。伏望皇上念先皇社稷之重，早遣能臣，督兵援救，猶可支大廈之傾；倘再延時日，則關右一十三郡，非國家有矣。姪侑倉惶無措，謹具表上聞。不勝時刻待命之至！

煬帝看了大驚道：「朕只道是一班鼠賊，為何結連胡奴，這等猖獗起來？」遂駕臨便殿，宣虞世基眾文武來商議道：「西京危亡至此，爾等何不在意！」虞世基奏道：「劉武周原係小賊，皆因邊將無才，不用心剿捕，故養成其勢。今必須嚴責邊將，再遣在朝親信大臣，保守西河重地，則長安自無虞也。」煬帝道：「邊將是誰？」宇文達道：「關右一十三郡兵馬，皆衛尉少卿唐公李淵提調。」煬帝大怒道：「李淵乃孤獨太后從子，與國有親，朕故付以邊疆重權，何得喪地折兵，養成賊勢？其罪不容誅矣！」遂傳旨著使臣齎詔至太原，囚執李淵來江都問罪；又傳旨差朝散大夫高德儒為西河郡丞，多調兵馬，內保西京，外討群賊。眾臣各各領旨而去不題。

卻說煬帝退入後宮，蕭後忙接住問道：「西京事體如何區處了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已遣高德儒領兵前去救援，料不日可恢復矣。」蕭後道：「劉武周結連突厥，其勢浩大；高德儒庸愚之輩，怎生救援得來？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不須憂慮，天下大矣，朕有東京以為根本，江都以為遊覽，儘夠朕與御妻行樂。便失了西京，亦不過只少得長安一片土，也不傷十分大事，何必惱亂心曲！且取酒來飲，以盡眼前樂事。」蕭後不敢再言，真個叫左右看上酒來。二人相對而飲。正是：

江山社稷原無用，土地人民值幾何？

只有樽前一杯酒，時時刻刻要消磨。

煬帝與蕭後正笑談飲酒，忽又一個內相來奏道：「東京越王遣近侍有表文奏上。」煬帝忙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留守東京越王臣姪侗，稽首頓首奉表於皇帝陛下：

去歲楊玄感兵反黎陽，蒙遣將宇文述、屈突通以彰天討，幸已敗亡。但玄感雖死，而謀主李密統有其眾，愈加猖狂。先奪回洛倉，後據洛口倉，所聚糧米盡遭其擄。近又遍張檄文，毀辱天子，攻打東京，十分緊急。伏乞早發天兵，以保洛陽根本；如若遲延，恐一旦有失，則聖駕何歸？臣侗不勝急切待命之至！外檄文一道，附呈御覽。

煬帝再將李密檄文展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大將軍李密，謹以大義佈告天下：隋帝以詐謀坐承大統，罪惡盈天，不可勝數。紊亂天倫，謀奪天子，罪之一也；弑父自立，罪之二也；偽詔殺兄，罪之三也；迫奸父妃陳氏，罪之四也；誅戮先朝大臣，罪之五也；聽信佞奸，罪之六也；開市騷民，徵遼贖武，罪之七也；大興宮室，開掘河道，土木之工遍天下，虐民無已，罪之八也；荒淫無度，巡遊忘返，不理政事，罪之九也；政煩賦重，民不聊生，毫不知恤，罪之十也。有此十罪，何以君臨天下？可謂罄南山之竹，書罪無窮；決東海之波，流惡難盡。密今不敢自專，願擇有德，以為天下之君；仗義討賊，望興仁義之師；共安天下，拯救生靈之苦。檄文到日，速速奉行！

煬帝看了大驚道：「李密何人也？來窺伺東京。又出此狂言，罪不容於死矣。」欲要調兵救援，卻又沒有良將。思量了一歇，遂將表文放下，沉吟不語。蕭後道：「東西兩京受困，天下事亦自寒心。」煬帝忽長歎一聲道：「天意若在朕，鼠賊安能為也，兩京自然無憂！且將酒來飲，莫要負此好景。」眾宮人忙斟巨觴獻上。煬帝因心下不暢，勉強連飲數杯，要解愁悶。怎奈酒不解真愁，吃來吃去，情景終覺索然。正是：

天下已如冰與雪，君王猶把酒杯澆。

誰知玉液都傾盡，一種真愁不得消。

自此以後，兩京告急文書，就如雪片一般亂紛紛都打到江都來。煬帝無可奈何，只是將酒與蕭後眾美人強自支撐。口裡雖說些大話，然寸心中甚不能自安。每日裡也不冠裳，但頭戴幅巾，身穿短衣，在宮中百般淫縱，以為消遣，一日與蕭後同寢後宮，忽思量往事，睡不能安。在床上左一翻，右一覆，畢竟不能合眼。半夜裡復穿了衣服，走起來同眾美人到各處閒行。步了一會，殊覺無聊。眾美人要解聖懷，只得又將酒獻上，煬帝強飲幾杯，帶些酒意，又擁了眾美人去睡。先同杏娘睡一歇，睡不安，又換了朱貴兒；同朱貴兒睡一歇，睡不安，又換了月賓；換來換去，總睡不安。才朦朧一霎，又忽然驚覺。煬帝十分焦躁，又要換韓俊娥來睡，韓俊娥道：「萬歲要得安寢，必依妾一計方可。」煬帝道：「你有何計？」韓俊娥道：「須叫眾美人奏樂於外，不許停聲，萬歲枕妾寢於帳中，包管成夢。」煬帝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遂叫眾美人笙簫弦管，先奏起樂來，然後同韓俊娥同入帳中而寢。韓俊娥到得帳中，但見流蘇亂戰，蘭筍頻搖，枕席之間，嘎嘎有聲，就如雲雨一般。哪消一刻工夫，煬帝早已甜甜睡去。正是：

癡魄全仗笙歌慰，蕩魂多虧佳麗怡。

不是玉人車作態，宮中哪有夢來時。

煬帝沉沉一覺，直睡到次早紅日三竿，方才醒來，眾美人奏樂猶不曾住。煬帝大喜，對韓俊娥道：「朕得一夜安寢，皆美人之功也。」韓俊娥道：「得慰聖心，妾之幸也。安敢言功！」煬帝披衣而起，方叫眾美人住樂。自此以後，遂做成個定例，夜夜皆要如此，方得睡著。若換了一人，便徹夜不寐。雖與蕭後恣行淫蕩，睡到半夜之後，必要韓俊娥抱持而寢，方得沉沉睡熟。煬帝由此甚愛俊娥，時刻不離。因說道：「朕虧俊娥方得成夢。」遂另賜一名叫「來夢兒」以為寵榮。只有蕭後心下不快，暗暗叫人窺看韓俊娥用何法得能安寢。眾宮人打聽回道：「韓俊娥臨睡放下帳幔，不知用何妙法，只見床帳搖動，就如交會一般。不多時萬歲爺便鼾呼而睡。」

蕭後再三思量，不得其意。一日乘煬帝不在面前，遂私喚韓俊娥問道：「萬歲爺苦不能睡，美人能曲意安之，心有善媚之術。可明對我說。」韓俊娥答道：「賤妾蒙娘娘寬恩，得侍御床，衾稠之內，淫褻之事，焉敢瀆奏！」蕭後道：「是我問你，非你之罪也，便說何妨！」韓俊娥欲待不言，恐蕭後見怪。只得說道：「萬歲爺聖心好動不好靜，前次妾從游江都時，萬歲在何安御女車中行幸宮女，見車行高下，女態自搖，便十分暢快。近又在迷樓御女車中晝夜縱欲，皆是車搖女動，享天然之樂，習以為常。今安眠寢榻，支體不搖，又加戎事驚心，故不能寢。妾非有善寢之術，不過竊效車中態度，使萬歲四體搖動，所以安然而寢也。」蕭後道：「你雖非善媚，迎合上意，用心亦太過矣！」韓俊娥道：「妾非迎合，皆善體娘娘之意也！」蕭後笑道：「我之意非汝所能體也！且去且去！」

韓俊娥自知失言，不敢再語，隨默默而退。蕭後心下暗想道：「皇上愛悅車態，從未說合。韓俊娥便能細細揣摩，令其寵幸，不在袁寶兒、吳絳仙之下，若不早早潛去，明日說破車態由我而止，皇上重想迷樓，其害不小。遂屢屢在煬帝面前，談論韓俊娥的過失。一日，打聽得煬帝將進宮來，便假作悲傷之狀，背倚著雕欄悽悽惶惶墮淚。見煬帝走來，只推不知。煬帝看見忙問道：「御妻有何事縈心，這般煩惱？」蕭後隨轉過身來拭淚，答道：「妾遭蒙聖恩，待罪中宮，有何煩惱？」煬帝道：「御妻明明墮淚，如何掩飾得過？」蕭後道：「說來陛下未免要疑心妾妒，不如忍些氣惱罷，說印怎麼？」煬帝道：「朕與御妻，何等恩愛！還說這等客話，有何緣故，何不不明對朕言？」蕭後道：「韓俊娥欺妾太甚，妾忿恨不勝，又不敢明言，故在此傷心墮淚。」煬帝大驚道：「韓俊娥最得御妻之愛，朕故一向留在宮中，陪伴御妻，就是今日寵幸她，又因看御妻面上，不知為何反欺御妻？」蕭後道：「韓俊娥平素極小心謹慎，妾故愛她；不期近日得了枕席之功，蒙陛下欽賜嘉名，寵冠一時，日夜不離，她便放肆起來，在妾面前，十分無禮。又笑陛下好靜不好動，又怪陛下恩寵不隆，又誇口道：『陛下非她斷不能合眼而睡。』又說陛下許她奪妾之位，妾故忿恨淒涼。只望陛下念夫婦之情，與妾作主。」煬帝大怒道：「這賤人怎敢如此無禮？」又沉吟半晌道：「韓俊娥朕見她也還老實，此言莫非有誤？」蕭後道：「疏不間妾，妾就知陛下寵着正濃，此言說了必定生疑，故隱忍不言，今果不出妾所料，可歎可歎！」說罷，又墮下淚來。煬帝忙止住道：「御妻不必悲傷，朕哪裡是寵幸她？只因圖一覺好睡，故離她不得。既是這等狂妄無知，朕定當去她，必不令御妻受氣。」蕭後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則妾幸甚。」過了數日，蕭後見煬帝與韓俊娥夜夜安眠，十分相得，並無貶去之意，又乘間對煬帝說道：「前日之言，陛下想忘之矣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之言，如何得忘？但恐去之不能安寢耳。」蕭後道：「陛下肯去俊娥，妾包管陛下有安寢之術。」煬帝道：「倘不效奈何？」蕭後道：「若不效，再詔俊娥，有何難哉？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之言有理，即當去之。」過了兩日，煬帝猶豫不決。蕭後又來催促道：「俊娥日出謗言，陛下若舍她不得，倒不如去了妾罷。」煬帝明知是蕭後妒忌，不關俊娥之事，當不得蕭後再三催逼，沒奈何，只得將俊娥貶入迷樓，不許隨侍。正是：

謾道君恩似水流，須知妒忌苦為仇。

可憐抱裡溫和暖，一夜涼風便似秋。

蕭後既去了韓俊娥，滿心快暢，便邀煬帝同寢。煬帝睡半晌，醒半晌，終有幾分思想俊娥；但礙著蕭後，總不敢提起。一日閒坐無聊，忽對蕭後說道：「朕許久不到迷樓，偶思一遊，不知御妻允否？」蕭後答道：「陛下要游，有何不可？妾當奉陪。」遂同煬帝並輦，望迷樓中來。煬帝初意原要離了蕭後，去尋袁寶兒、韓俊娥行樂，不期蕭後回來，又不好推辭。到了迷樓中，不得十分暢意。游了半日，愈覺思念俊娥、寶兒，一時忍耐不住，詩興發作，遂取筆硯在迷樓東南柱上題詩二首，以表相思之懷。

其一云：

黯黯愁侵骨，綿綿病欲成。

須知潘岳鬢，強半為多情。

又云：

不信長相憶，絲長鬢裡生。

閒來倚樓立，相望幾含情。

煬帝題完，蕭後看了微哂道：「陛下有所思邪，有所怨邪？將置妾於何地？」煬帝道：「朕無所思，亦無所怨，只因連日國事不寧，故信筆寫懷，卻與御妻無涉。」蕭後道：「西京近日不知如何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前日差人囚執李淵來江都問罪，為何還不見到？」蕭後道：「李淵與國有親，為何要囚執問罪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因有親，升他為太原留守，督領關右一十三郡兵馬，專兵討賊。今被劉武周雄據離宮，進不能徵，退不能守，若不拿來問罪，何以警讎邊士？」蕭後道：「原來為此！」正說汝了，旁邊忽轉過王義來奏道：「李淵如何拿得？一拿李淵，社稷危矣！」煬帝道：「李淵不能討賊，自然要拿，怎麼就危社稷？」王義道：「李淵固有大罪，但兵權在手，萬歲優詔督其後效，或者尚思圖報；若差官囚來問罪，李淵未必純忠。彼度勢不能免，倘據太原也叛逆起來，是又添一劉武周也，豈保全社稷之計？臣愚慙不識忌諱，伏望天恩加察。」煬帝想一想道：「汝言殊有理，但囚執李淵之詔，前已差人去了奈何？」王義道：「這不難，萬歲只消再發一道詔書，赦其舊罪，責其新功便了。」煬帝連連點首，遂傳旨馳驛赦李淵之罪，仍著其火速進兵討賊，以贖前愆。各官領旨不題。

卻說李淵自領弘化郡提調關右兵馬，便日以討賊為事，選兵練將。後因差他開河，他不忍虐民，托病辭了。又因民謠圖讖，皆言李氏當王天下，煬帝無故殺了李金才一族，恐疑忌到他，便深自晦藏。曾有相士史世良相李淵道：「公骨法非常，異日必為人主。願自保重，勿忘鄙言。」李淵聞之甚喜，次子世民，生得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，乃命世奇才。因見隋家天下敗壞，盜賊蠭起，遂結納豪傑，陰有圖天下之心。恐李淵不從，遂與素所善晉陽宮監裴寂商量道：「隋政乖亂，天下愁苦，我欲起義兵，乘時東下，以救斯民倒懸，但恐吾父不從，乞賢公善言勸勉；若能挽回父意，後日富貴當共之。」裴寂道：「當今國亂民疲，正湯武受命之時，公子之言，允合天心人意。尊公固執，吾當設計勸之，公子可勿慮也。」世民道：「賢公有何妙計？」裴寂向世民附耳道：「只消如此而行，不患其不從矣。」世民大喜而退。

裴寂次日設席晉陽宮，差人來請李淵。李淵素與裴寂交好，聞請即來。二人相見，裴寂並不提起世民之事，只以酒相勸。李淵吃到沉酣之際，裴寂道：「悶酒難飲，有二美人，不識可乎？」李淵笑道：「知己相對，正少此耳，有何不可！」裴寂遂叫左右去喚。不多時，內中環佩叮噹，麝蘭香靄，走出兩個美人來，生得十分佳麗。李淵定睛一看，果然是：

花嬌柳媚玉生香，鏤月裁雲淺淡妝。

自是塵埃識天子，非干雲雨惱襄王。

二美人到了筵前，隨參見李淵，李淵慌忙答禮。裴寂就叫取兩個坐兒，坐在李淵側首。李淵酒後糊塗，竟不問來歷，因見二美人佳麗，便放量快飲。二美人曲意奉承，裴寂再三勸，李淵不覺頓時大醉。裴寂不放李淵回去，就留在宮，暗暗叫二美人陪伴去睡。李淵醉後把持不定，竟同二美人任情雲雨，在宮中宿了。正是：

倡義興師自有名，何須私侍亂宮庭。

謾言濟變權宜計，一代淫訐化灰成。

又云：

花能索笑酒能親，更有蛾眉解誤人。

莫笑隋家浪天子，乘時豪傑亦迷津。

李淵一覺醒來，見被中擁了兩個美人，忽想起昨夜之事，心下驚疑道：「此晉陽宮中，安有美人？」連忙問道：「汝二人是誰？」二美人笑道：「大人休慌，妾二人非他，乃宮人張妃、尹妃也。」李淵大驚道：「宮闈貴人，何以得同枕席？」張、尹二妃道：「聖駕南幸不回，群雄並起，裴公屬意大人，故令妾等私侍，以為異日計。」李淵大驚，慌忙披衣而起，說道：「裴玄真誤

我。」遂要忙忙趨出，才走到殿前，裴寂早迎將人來，說道：「深宮無人，明公何故這等驚慌？」李淵道：「雖則無人，心實不安。」裴寂道：「英雄為天下，哪裡顧得許多小節。」隨叫左右取水梳洗。李淵梳洗畢，裴寂又看上酒來同飲。

飲到數杯之後，裴寂因說道：「今主上無道，百姓困窮，豪傑並起，晉陽城外，皆為戰場。明公手握重權，二郎已陰蓄士馬，何不舉義兵，伐暴救民，建萬世不朽之業？」李淵大驚道：「公何出此言？欲以滅族之禍加我耶？我李淵素享國恩，豈可變志？」裴寂道：「當今上有嚴刑，下有盜賊，明公若守小節，危亡無日矣。不若順民心，興義兵，猶可轉禍為福。此天授公時，幸勿失也。」李淵道：「此事難料，公慎勿再言。吾奏知皇上，恐取罪未便。」裴寂笑道：「昨夜以宮人私侍明公者，正恐明公不從，為此急計耳！若事發，當並誅也。此皆與二郎斟酌已定，故敢如此，非孟浪之舉也。明公宜聽從之。」李淵道：「吾兒必不為此，公何陷人於不義也？」正說汝了，只見旁邊閃過一人，頭戴束髮金冠，身穿團花繡襖，慌忙說道：「裴公之言，深識時務，大人宜從之。」李淵仔細一看，乃第二子世民也。因大驚道：「逆子，汝亦出此狂言，吾當執汝以告官。」世民道：「兒睹天時人事，天下已非隋有，故為此言。大人若肯聽從，外攬豪傑，內撫百姓，北招戎狄，右收燕趙，濟河而南，以據秦雍，此湯武之業也。大人若不肯從，必欲執兒告官，兒亦不敢辭死。」李淵道：「吾豈忍告汝，但我堂堂臣子，必不為背君之事。」世民道：「大人差矣，古書云『民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』當今皇上，日造宮室，荒淫酒色，天下受其虐害不已。大人若起義兵，拯蒼生於倒懸塗炭之中，正英雄救民之事，非背君也。」李淵道：「天下大事，豈可輕議？慎勿狂言，以取大禍。」世民不敢再言。裴寂道：「公子之言，誠當今急務。明公宜思之，不可忽略。」隨又奉上酒來。李淵被二人說得恍恍惚惚，心下不安，吃了幾杯，便辭別回府。不期事有湊巧，才到得府中，還不曾坐穩，早有探事軍人來報導：「老爺，不好了，朝廷怪老爺不能討賊，遣使臣齎詔來單取老爺到江都去問罪。天使旦夕就到，乞老爺上裁準備。」李淵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喚眾將官商議。

只見旁邊轉過世民說道：「大人不必驚慌，兒有一計，可保無虞。」只因這一計，有分教：南北江山，一朝換主。正是：亡國多由荒主，開基必有賢君。一到天心改變，自然人事紛紜。